



卧龙生真品全集

铁剑玉佩

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卧龙生真品全集

铁剑玉佩

上

(台湾)卧龙生 著

前 言

在我国众多的小说题材中，武侠小说是比较突出的一种，它山藏海纳，无所不包，天文、地理、人文、数艺，皆入其中，也溶入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辩是非、讲道义，锄强扶弱，舍己为人的侠义情怀，以及正义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尚武精神。

大部分武侠小说的故事内容，浅显明朗、易读易解，事件似就是发生在距你不远的地方，但你如认真的去思维求取，却又迷蒙飘渺，似有若无。我喜爱这种迷蒙的美，也喜欢那如梦如幻的感受，所以，我爱看武侠小说，也看了很多的武侠小说。

看的太多了，就忍不住也写了起来。我从事武侠小说写作的过程，就是这样简单。当然，我也可以找出一个伟大的理想，来美化一下写作的动机，看起来就心怀大志了。

武侠小说容易写，因为它取材容易，只要具有文学创作的基本条件，多看些武侠小说，都可以提笔写作。听到的传奇故事，看到的奇人异事，都可以溶入小说之中，随手拈来，俯仰皆是。是故，武侠小说一旦行销流畅，大批武侠小说就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真是万箭齐发，其势壮观。可惜的是这些大都不是创作者的成品，而是东抄西凑的怪诞作品，牛头接在马嘴上，看的人莫名其妙，倒尽了读者胃口。

近年来行走国内各地，发现盗版之风甚盛。这种做法，破坏了原著形象，也打破了市场规范。盗印者旨在赚钱，成书了事，错漏不予补正，也不理会读者反应，不付稿费，劣纸印装，省了很多成本，大胆占据市场，形成了劣帮逐出良帮，造成了正当出版商的痛

苦，创作者也受到极大伤害。

也有一些好书，借用了卧龙生名字出版，细阅内容，才发觉多本出于名家手笔。这些人已有了良好的创作声誉，想不出盗版者为什么要弃置原作者的笔名不用。

更为可怕的是盗名欺世的伪书，一些黄黑色的作品，内容诲淫诲盗，充斥血腥暴力，文字也粗俗不通，也借用卧龙生名字出版，而且还杜撰了香港卧龙生和台湾卧龙生的区别。事实上卧龙生只有一个，香港的作家群中，也无人以卧龙生为笔名。也有自认聪明的伪书制造者，以卧笼生、卧龙笙，蒙混耳目，更是画蛇添足，欲盖弥彰了。

这些书非出自一社一地，粗略的查访了一下，竟有十余家出版社参与了制作伪书行列，出书百余部，有六七百本之多，胆大妄为，令人惊叹，对卧龙生个人戕害之深，真是断肠泣血，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亦极可观。

希望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卧龙生全集之后，能滞止伪书在市场横行，不能再以卧龙生之名欺骗读者。彻底的灭绝伪书，恐还需读者大力支持，不买不看，伪造者无利可图，自会烟消云散。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全集，一共三十九部，是我至1995年3月为止的全部著作，排出于全集之外的，均非我的创作。这是个非常明确的界限，希望读者给予支持，指教。

卧龙生

1995年10月于西安

为卧龙生真品全集写序

中国武侠小说
研究会会长 宁宗一

金秋北京，首届海峡两岸武侠小说研讨会在西山卧佛寺举行。中华各地的著名武侠小说作家、评论家和出版界人士齐集一堂，共同探讨中国武侠小说的地位与价值，探讨20世纪90年代武侠小说创作的趋势和走向，这无疑是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盛会。

根据大会组委会的安排，决定由我来做开幕词，尽管我知道这是一般学术会的通例，但它还是“逼”我思考了一些问题，所以我的发言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侠和儒的文化心理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影响，并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前贤和时俊大多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中潜藏着儒的影响，而民间社会中的平民百姓又多闪动着侠的影子。其实，在众多知识分子中间，对侠也同样独有深爱，所谓“欣赏其斑斓的色彩与光圈”也。事实上，侠的精神与对侠的崇拜，已积淀成中华民族的“一种寄希望于痛苦之中的遗传基因”了。而武侠小说的生成，可能就是这种“基因”的物化。

这段话我确实是有感而发。在我任教的大学中，无论文科还是理科的学生中都拥有一大批武侠小说的读者群。而博士和硕士诸生中更有同好。至于教师群更不分老中青，都能找到同道。我个人的欣赏趣味固然不足为凭，但武侠小说拥有一个较高文化水准的读者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武侠小说并非如一些宣传所言，都是格调不高，乃至导人向善的坏书，并非只能对无知青少年“卖卖野人头”。当然，谁也不否认，武侠小说中也有高下之分，也有把“武”渲染成血淋淋的暴力，把“侠”写成恶棍等等劣制品。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喜看高水平的武侠小说的热潮却长盛不衰，这，

就是自有其社会心理方面的诸多原因了。所以在我那篇即兴的“开幕词”中，说出了我读那些武侠名篇的审美感受，而目的仍然是为还武侠小说以应有的文学地位大声呼吁：

……这种英雄文字最有价值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想象力的丰富和情节的传奇性，更在于那文字背后含茹的精神气质，以重然诺、讲气节、轻生死、蔑视封建王法、救人厄难、惩办奸宦、热爱祖国河山等等。因此，在传世的武侠小说的杰作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刚毅、蛮勇、有力量、有血性的世界。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可能不是文化上的巨人，但他们却往往是性格上的巨人。这些刚毅、剽悍、勇健的斗士，富于个性，敏于行动，无论为善还是作恶，都是无所顾忌，至死方休。它们往往诱发读者十分强烈的感情：或促人奋发昂扬，或迫人扼腕悲愤；或令人仰天长啸，或使人悲歌慷慨。这正表现了杰出的武侠小说作家的一种人生气度，即对力的崇拜，对勇的追求，对激情的礼赞。它使你看到的是刚毅的雄风，是男性的严峻美，是巾帼的豪情。这美就是意志、个性、热情和对理想境界的不断追求。这无疑是一种价值准则的判断，而这恰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壮美的一面。

令人十分快慰和兴奋的是，'95北京武侠小说研讨会暨首届武侠小说创作大奖评比活动刚刚结束不到两个月，我就确切地听说西安的太白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卧龙生先生的武侠作品全集，这无疑是在继海南的梁羽生作品集、三联的金庸作品集和珠海的古龙作品集后的又一庞大的工程，这对于喜爱武侠小说，特别是对卧龙生情有独钟的读者来说，不啻为一件功德无量的举措。

略熟悉出版界情况的读者，大都知道，卧龙生先生作为台湾武侠小说作家中早期即著名的“三剑客”之首，他的大名当然具有强大的诱惑力，所以盗用“卧龙生”之名出版的武侠小说真是络绎不绝，甚至有越演越烈之势，以至真正的卧龙生饱受声名之累。太白文艺出版社此次经过认真清理，又经卧龙生先生亲自认定，出版这

样一套卧龙生真品全集，真乃是功德无量的事。从客观意义上说，这是在武侠小说出版领域的一次打伪活动，也必然是对一切“伪卧龙生”的一次大曝光。

卧龙生作品的整体基调是呈现中国人的灵魂——大勇、大智、大德。正直、真诚、博大、傲岸、深沉、热情是他笔下人物的生命核心和人格力量之所在。卧龙生善于把他的人物置于死神紧紧地盘踞在喉头的生死边缘，或是感情危机的白热点之中，或是与环境剧烈冲撞难以自拔的瞬间，然后去刻画或讴歌他们的搏斗、追求、夺取，直到人物战胜对手和战胜自我，从而登上精神新岸。总之，在卧龙生的武侠世界中，有豪气与无豪气，有血性与无血性，有力度与无力度，关键并不在于场面和环境的描写是否火爆，是否有气势，又多么九转回肠，而在于他笔下人物的心灵深层结构中有没有克服迷惘、犹豫和软弱的力的激流。如果我们能深入到卧龙生先生的创作心境中去，我们会感知到，在浑象而蕴藉的艺术风度里，表现出这位著名小说家的一种人生气度，即对人性的礼赞，对正气的渴望，对智性的欣赏，对勇与力的追求。

卧龙生先生的作品多贯穿着对人性的有意味的描述。面对书中几位女性人物，他的笔触能极准确地把握那回肠荡气的情愫，并顺水推舟地把它变成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动力（《金剑雕翎》、《飞燕惊龙》、《金笔点龙记》、《天马霜衣》）等。同时这也就决定了他的作品节奏富于变化：时而金戈铁马，雷震霆击，时而凤管鸾弦，光风霁月，紧张杀伐之际，插入抒情短曲，即使着墨不多的几笔粗线条的勾勒，也能摇曳多姿。这种不简单地追求传奇之奇，而写出心灵的真实，是极见匠心的。

卧龙生在他设置的善恶并存、光影交错的大千世界中，总能打破一刀切的常规，写出人物性格的组合格。他的小说人物最成功之处就是把人物的内心矛盾、性格中的冲突、心理上的扭曲综合地表现出来。我特别喜爱卧龙生笔下的不少男子汉形象，他们都被写得十分真切。因为作者能把笔触深入到男子汉气概的内部，揭示内在善与恶的两种人性的交锋，粗犷的外部性格和深沉忧郁的

心理特质、外部生活的缺憾和内在心灵的冲撞，交织起大生命的痛苦与欢欣，充满了原始的质感，读后令人心灵为之震撼。见（《剑气洞彻九重天》）

卧龙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国学根底深厚，学识渊博，但他从不把中国文化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他对新思潮极敏感，不知不觉地对八面来风的新鲜气息已有所吸收。他当代意识极强，因此在说传奇故事的同时，有意识地运用了现代小说的某些技法，使作品在颂美匡恶、除恶扬善的传统立意中，浓淡相宜地融入和泼洒了不少现代生活的哲理色彩。仅就小说技法来说，卧龙生不满足于情节单一的故事，而喜欢采用多条线索，对列式结构组织素材，由单向审视变为立体审视，变封闭式叙事为开放式、幅射式的布局。众多的人或事的交替穿插、时序错位的叙述以及空间缠绵的展示，不单纯追求情节发展的连续性、因果性，所以反而使小说的传奇性更加浓郁。仅从这角度来说，卧龙生的一些优秀作品完全可与世界高品位的通俗文学读物和畅销书媲美。

总之，我读卧龙生先生的作品总体感受是：他是智者的深思与幽默掩盖着心的沉重，在侠和平凡的人生状况的描写中，升华出他对宇宙、自由、生命、人的玄思默想，正是这些不易一下子为人发觉的深层意蕴，才是他给予他的读者最有价值的审美感应，他的独特贡献也许正这里。

当然，卧龙生先生的作品并不都是成功的，即使成功之作，也如研究者所说“因为其经常涉及杂学的解释而枝蔓较多，略显杂沓。”另外，卧龙生有时在追求量时而忽视了质的标准，粗疏、简陋之作也有一些。当然任何作家都有得意之笔，也有失意之笔，不过不尽如人意的瑕疵，毕竟不能掩盖卧龙生的实力和成就。人们毕竟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谁以了他的襟抱、道德、学问、才气和文章。

1995年11月26日

于南开大学寓所

内 容 提 要

酒圣胡不孤因负气盗走了少林寺的镇山之宝玉珮，后不慎将其失落。为了找回玉珮，他造了一把剑，故意遗落山间，并编造了一个铁剑玉珮的神奇故事。铁剑玉珮，价值连城，引得江湖武林高手纷纷登场，竞相争逐。一场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夺宝大战由此而起。无尘大师派来寻宝的两个弟子柳南江、福儿在奇怪的黄衫客、神秘的白衣女郎和酒篓子丑老人的帮助下，与深藏不露、贪婪凶暴的祥云堡总管公孙彤、九指魔杖冷如霜，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比武斗法，一桩桩与铁剑玉珮有关的凶杀血案终于真相大白，残忍的凶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全书人物身世隐密，悬念迭起；情节扑朔迷离，扣人心弦，读之不忍释卷。

目 录

第 一 回	群芳争艳	(1)
第 二 回	指引迷津	(29)
第 三 回	芙蓉仙子	(56)
第 四 回	绿衣少女	(81)
第 五 回	山亭相会	(105)
第 六 回	松林设宴	(128)
第 七 回	白衣仙女	(152)
第 八 回	雷音八剑	(177)
第 九 回	断魂娘子	(201)
第 十 回	蓝衣少年	(225)
第十一回	巧斗毒魔	(254)
第十二回	魔功幻影	(279)
第十三回	无名剑客	(306)
第十四回	假祭柳郎	(330)
第十五回	福儿出堡	(354)
第十六回	紫带飘香	(380)

第一回 群芳争艳

古都长安，每逢三月三日，新科进士乘彩舟游于曲江，于是，长安城内万人空巷，纷纷涌向曲江池畔，一瞻状元郎之风采。

其中尤以女性为最：禁宫嫔妃，名门闺秀，甚至那三曲中的风尘歌伎，莫不以一见状元为荣。是以，诗人才作出了“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不朽名句。

这天，又是三月三日。

曲江池畔正是锣鼓喧天，万头攒动。

而城内却安静异常，宽敞的通街大道也鲜有人迹。

过“三曲”桥向东一带，是长安城的安静住宅区。这里虽然紧靠着笙歌不辍的“南曲”，但却不沾半点繁华。

紧靠“三曲”桥东南方一箭之遥，一顺边长着七株水桶般的柳树。那排柳树的旁边有一座深这的院宅，长安城里的人都管它叫“七柳斋”。

这“七柳斋”原本是一个姓崔 F 的尚书所建，昔日门前也曾车如流水马如龙，宅内则是高朋满座，冠盖云集。

不意这尚书爷却生了个不成材的儿子，非但没有考上一份功名，即令世袭的“八品”顶子也因声名狼藉而被参去。

再加上他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将一份祖产挥霍净尽，最后连这栋曾为尚书宅第的“七柳斋”也被他卖掉。

“七柳斋”几经易手，最后在十年前落到一个姓凌的手里，南关一带的人都称他一审凌员外。

凌员外搬到“七柳斋”时，并无妻室，只有一个三岁大的男孩和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另外就是一群家人。

十年来，这位凌员外深居简出，从未走出“七柳斋”大门一步，

但这位员外对行善却从不后人，施衣施粮，修桥补路，无不慷慨捐输。

照说这种好人，必定年登寿考，谁知天不长眼，凌员外竟在去岁岁尾得一个怪症，终日恹恹，茶饭不思，夜不安眠。虽遍请长安名医，甚至将宫中为皇帝老子看病的国手也都揽到，竟无一人能说得凌员外害的什么病，当然更谈不上对症下药了。

这天，十三岁的公子，和十岁的小姐由老嬷和几个健壮家人簇涌着到曲江池畔看状元郎去了，宅子里就剩下了躺在病床上的凌员外，和一些在旁照拂的老管家。

这时，约摸巳午之交，门外突然响起一阵串铃之声。

急病乱投医，管家的自然连走方郎中也不会放过，于是疾步走去开了大门，将那个摇着串铃而过的走方郎中叫住。

这走方郎中约摸四十岁，黄脸膛，八字须，目光炯炯，身沉步稳，行走之间，上身单直，报有点气势。

他身背药箱，右手摇着串铃，左手举着的一方杏黄布条上写着八个大字：“专治奇症，不死有救。”

这是天下名医都想说而不敢说的两句大话。

走方郎中向内走了两步，一翻眼皮问道：“是要看病？”

管家的活了半辈子，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一搭眼，就知道这走方郎中与众不同，因而极为恭敬地一揖到地，道：“是的，先生请里面待茶。”

走方郎中也不答话，一提蓝布大褂下摆，跨进了“七柳斋”的大门。

老管家引领着走方郎中来到客厅，吩咐仆童待茶。

走方郎中一摆手道：“不必客套，先看病人要紧，请带路。”

老管家正是求之不得，忙不迭弯腰为礼，引领着走方郎中穿庭院，跨过廊，来到凌员外居住的上房。

凌员外虽然一病三月，恹恹不起但还未到水米不沾的严重境地，能起能侍，只是形容消瘦，浑身乏力。

凌员外此时正斜靠床榻，手捧庄周南华，在那里细读默诵。一

见家人引领着一个走方廊中进来，连忙一正身形，轻声道：“大夫请坐。”

管家早已这椅凳在榻边放下，走方郎中泰然蔡坐，然后慢条斯理地卸下药箱，放下布招和串铃，眼儿向凌员外面上一扫，问道：“多久了？”

凌员外答道：“三个月了。”

走方郎中轻“唔”了一声，右手三指轻轻地朝凌员外的右腕上一搭。

把脉良久，方喃喃道：“脉象虚弱无力，沉伏若无，为气血虚弱所致，但气血之虚，却由心脉而起，请恕在下直言，员外心中有病。”

凌员外身躯微微一震，面呈惊色但旋即心平气和地问道：“大夫看准了？”

走方郎中神色凝重地道：“在下断脉万无一失，员外切铁讳疾忌医，直言无妨。”

凌员外展颜苦笑道：“人非圣贤，一念之间，愧人之为间或有之，大夫所断必定不谬。”

走方廊中拈须不语，仍然把脉如故。

良久，方咦了一声道：“这却奇了！”

凌员外道：“大夫有何发现，不妨直言。”

走方郎中目注于病者脸上，声音沉缓道：“员外不但气血虚弱，心胸瘀塞，而且下焦火微，致使胃冷脾塞，此为伤症，看员外……”

凌员外淡淡一笑，道：“古人云：少年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而在下却偏偏犯了‘斗’字之忌，大夫断得很准。”

走方郎中缓缓摇摇头道：“不对！不对！此伤绝非一般殴斗拳脚相加所致，依在下看……”

走方郎中突然顿口不言。

凌员外仍催问道：“大夫尽管直言。”

走方郎中摇摇头道：“看来员外有所顾忌，是以在下也不敢直言了。”

凌员外略一犹豫，振声一笑，道：“既是大夫不便直言，在下也

不勉强了。”

说着，就朝一旁侍候的管家一摆手，道：“送大夫，诊金加倍。”

走方廊中站起身来冷冷地道：“诊金不敢拜领，恕在下放句狂言，员外的沉痾，舍却在下，普天之下绝无旁人可以医治。”

凌员外心中一动，沉声道：“大夫慢走一步，恕在下直言一句，大夫是诚心为在下治病，还是……”

走方廊中回过身来，重又坐下，冷笑道：“员外这话间得蹊跷，在下行医济世，焉有不诚心为人医病之理？”

凌员外双目突露精光，沉思良久，方朝一旁侍立的管家叱喝道：“出去，将门带上。”

管家依言退出，顺手带上房门。

凌员外这才一整神色道：“大夫不妨先说说这伤因何而起？”

走方郎中沉声道：“员外，并非在下夸口，不但能说得这伤因何而起，还能说得这伤是何人下手。”

凌员外不禁惊诧出声。

走方郎中淡淡一笑，道：“员外不必惊慌，在下多少也知道一些武林中事，否则这招牌上也不敢夸下不死有救这句海口了！”

凌员外强接镇静，道：“请讲！”

走方郎中拈须颌首，一字一字铿锵有力地道：“员外是中了一种叫做‘寒梅掌’的寒力，而这种掌法却是‘终南三君子’之一的三先生肖云达的独门武功，在下所断不错吧。”

凌员外骇然张目，道：“你？……”

走方郎中对这凌员外的骇色恍若未见，目注窗外，沉声道：“能疗治员外伤势之人，普天之下只有两个。一个是山先生本人，一是在下。可惜三先生已于五年前死于终南三老峰下，如今只剩在下一人了。”

凌员外道：“你说什么？他死了？”

走方郎中双眉一挑，连连冷笑，道：“员外不知道？嘿嘿！员外之伤也是五年前留下的，这倒是巧得很啊？”

凌员外面色一沉，冷叱道：“大夫今日前来，究竟为何？”

走方郎中冷然道：“为员外治病疗伤。”

凌员外将头一点，道：“好！一言为定！只要你将我伤势疗好，诊金听凭所取。”

走方郎中纵声笑道：“这可是你说的啊！”

凌员外道：“君子一言九鼎，只要能将在下治好，但凭所需。”

走方郎中目射精光，沉声道：“好！在下要员外五年前在终南山老峰头得到的那件东西！”

凌员外倏地坐起，沉喝道：“你说什么？”

走方郎中一字一字如敲金击玉般道：“你如惜命，交出五年前在三先生肖云达处所掠之物。”

凌员外倏地纵声狂笑道：“嘿嘿！阁下果然是有所图谋而来！不过，你可找错了门，在下自十年前住进这“七柳斋，’后，从未出过大门一步。”

走方郎中将脸一沉，寒声道，“昔日闻名武林中的‘关中一龙’，言行竟然藏头露尾，一如宵小，实出在下意料之外……”凌员外被对方叫出匪号，而且抖露出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秘密！不由心胆俱寒，骇然道：“你……朋友应该不是没有字号的人物，你该亮出你的真面目了！”

走方郎中冷然道：“不必！拿出那东西来，我为你疗伤，尊驾比起当年三先生的下场要好得多，而在下的行径也比尊驾当年光明磊落得多！”

凌员外双目一闭，废然一叹道：“东西在壁厨里，你去拿吧！”

走方郎中起身张望，刚一转身，凌员外面上突显杀机，右掌倏扬，向走方郎中“命门”按去。

其行动之快，简直不像是一个连绵床第的病人。

走方郎中却像背上生着眼睛，那掌势堪要触体，倏一旋身，右腕一扬，反将来掌一把扣住。

走方郎中嘿嘿狂笑道：“人无伤虎心，虎有害人意，尊驾的行径未免太鄙陋吧！”

从对方的出手之快，以及扣腕脉的那股暗劲，凌员外已掂出了

对方的份量，心一横，眼一闭，冷哼道：“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走方郎中哈哈大笑道：“扬名武林的‘关中一龙’岂是怕死之人，不过，你得替令郎及令千金想一想。”

凌员外双目圆睁，暴叱道：“你将他们怎样了?!”

走方郎中轻描淡写地道：“并未怎样，要死要活，全凭尊驾一句话。”

凌员外咬牙切齿地道：“你巧扮郎中，又以三尺童子相挟，也不过是一藏头露尾的鼠辈，卑鄙无耻之徒。”

走方郎中冷声道：“正因为在下不愿置尊驾于死地，所以才不露真面目，怎么样？令郎令千金的性命要是不要？”

凌员外道：“我怎么能够相信你能守信放过他们？”

走方郎中沉声道：“武林中有一个守信不渝之人，你该知道。”

说着，用手在面上一抹，接道：“我就是他！”

凌员外一见对方真面目，不胜骇然道：“原来是你！”

走方郎中纵串笑道：“凌兄信得过在下吧？”

凌员外一咬牙，沉声道：“好，在下认栽了！”

说着，从枕边摸索了一阵，掏出一只锦盒递给对方：“拿去吧！”

走方郎中左手接过锦盒，右手推开盒盖，一见里面正是自己所要之物，不禁面露欢色，将锦盒携在怀中，倏地脸色一变，狞串笑道：“在下向不班言，令郎及千金绝不加以危害，不过，在下真面目已露，尊驾是无法活命了！”

凌员外额上顿时滚汗如珠，骇然张目道：“你……?!”

走方郎中声冷如冰，道：“昔日杀人，今为人杀，正是天理昭彰，报应循环，凌兄你认命了吧！”

语罢，暗劲疾吐，凌员外身躯一震，一道血箭夺口而吐。

凌员外心脉业已震断，犹自串嘶力竭地道：“匹夫无罪，你也……也……要……小……心……啊……”

走方郎中呵呵狂笑，掩盖了死者微弱的话声。

狂笑声中，门外涌进六七个管家仆童。

走方郎中翻掌轻挥，这几个下人顿时口喷鲜血而亡。

走方郎中来到厨下，正拟取火焚屋，以图灭迹，蓦然，一声嘹亮贯耳的佛号自大门外响起。

走方郎中闻声倏然变色，忙不迭地从后院纵出高墙，向城外逸去。

这时，前门走进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和尚。

这老和尚连诵两声佛号，见无人出来招呼，遂直奔内院。进内院后，和尚目中神光四下一扫，立即直奔上房。一进上房，老和尚不由得连诵两声“阿弥陀佛”。

老和尚行进榻前，掠下凌员外未闭的眼皮，喃喃道：“老衲有心度你，只惜晚来一步，看来，佛法虽无边，却难度无缘之人。”

老和尚又一一探视地上横陈之人，均已气绝多时，这才连诵几声佛号，黯然离去。

午末未初，曲江状元之游散后，一千仆僮才簇涌着凌少爷和凌小姐双双回到“七柳斋”中。

“当他们见到这猝然发生之事，顿时哭昏过去。

人死不能复生，后事极待处理，幸好，员外生前名声不坏，邻里之间，均全力帮忙。

两小幼稚心灵，蒙上一层悲哀，穿戴重孝，陪伴孤灯幽灵。

头七，二七，三七……一天一天地过去。

七七满的第二天，两小竟然双双失踪了。

光阴如白驹过隙，霎眼七年又过。

七年间，武林中尚称平静。

少林、武当、峨眉、昆仑、崆峒、华山等六大门派显然已采取了高蹈自隐的闭关政策。

新起门派却如雨后春笋纷纷在武林中露头，其中不乏傲视武林之翘楚，且听下面这首歌谣：

“一湖映三月，
曲江起祥云，
岭南八彩凤，
剑国四游龙。”